

东北人民大学交流教材

中國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作品选

郭柳散文
第四集

一九五六 — 一九五七学年第二学期

東北人民大學交流教材

中國文學史隋唐五代文學作品選

第四集
韓柳散文

一九五六—一九五七學年第二學期

中國文學史隋唐五代文學作品選

第四集

韓柳散文目錄

韓愈文選

答李翊書

進學解

雜說二首

圻者王承福傳

張中丞傳後叙

祭十二郎文

論佛骨表

毛穎傳

柳子厚墓誌銘

柳宗元文選

罵尸蟲文

僧王孫文

段太尉逸事狀

蝮蛇傳

捕蛇者說

一
一
一
三
六
七
一〇
一三
一五
一八
二一
二四
二四
二六
二八
三〇
三一

三 戒

臨江之療

黔之驢

永某氏之鼠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鈞母潭記

唐代古文運動參考資料

三二

三二

三三

三三

三四

三五

三七

韓柳散文選

韓愈文選

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李生足下，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？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具道！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？焉足以知是且非邪？雖然，不可不為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是也。生所為者，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，抑不知生之志，漸勝於人而取於人邪？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邪？漸勝於人而取於人言，則因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遠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竦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。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為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；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々心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偏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々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々然來矣，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！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。然後肆焉。

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，水也，言，浮物也，水大而物之浮者，大小畢浮，氣之與言猶是也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

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！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！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邪？用與舍屬諸人（十三）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為後世法；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，其無足樂也？

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乎古，必遺乎今（十四），吾誠樂而悲之，唯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復其可廢而貶其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愈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為言之。愈白。

〔簡注〕

〔一〕況其外之文乎，是說「文」是道德表現於外者。論語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」，「言」即「文」的意思。〔二〕喻言孔子之道深奧，不易蹤探。論語子張：「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」。

〔三〕斷勝於人而取於人，斷通新，勝於人，猶言勝乎人，取於人，言為人所取，猶言見取於人。此處上下兩「於」字用法不同。〔四〕逆，長成。〔五〕膏，油也。沃，美潤之意。暉，

音葉，光明。〔六〕藹如，和順貌。言仁義之人有涵養，故言語和順。〔七〕傲，端莊恭敬貌。

禮曲禮：「毋不敬，儼若思。」是說態度端敬，像想着什麼一樣。〔八〕憂々，齟齬不合之貌。憂，音握切。〔九〕汨，音骨。汨々，水流貌，言文思如水之疾流。〔十〕笑之，便知道

不能和流俗相諧合，而能入古，所以喜，譽之，便是還能為時人所識，其道必淺，所以憂。

〔十一〕浩乎，廣大貌。沛然，水流行貌。〔十二〕醇，不雜，同純。〔十三〕是說不能像普通器物

一般，使用和捨棄只是听憑人。〔十四〕必遺乎今，必定會要拋開現在。

進學解三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，招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「業精于勤，荒於嬉，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方今聖賢相隨，治具畢張，拔去兇邪，登崇峻良，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，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，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。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，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」

〔諸問注〕

己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六年（八一）為職方員外郎，華陰令柳澗有罪，將貶，愈上疏請糾明曲直。後來查明柳實犯罪，韓愈便被左遷國子博士。這在韓愈已經是第二次當國子博士。他自己以才高而數次遭黜，官位又下遷，便作進學解以自嘲。實際是他自己抑鬱不平的發洩。因了這篇進學解，執政奇其才，改韓愈官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。（一）太學，當時最高的學府。（二）館，授業之所。（三）行，去聲。思，精求。（四）隨，苟且。（五）治具，治理國家的各項設施。張，舉辦。（六）登崇，收錄使用。峻，同俊。（七）占，讀去聲，擅有，專有。（八）名一藝者，以一項技能很好而成名。率，大率。庸，音讀如揚，登取錄用。（九）搜羅人材。（十）刮垢磨光，意謂造就人材。（十一）公，音音讀，姑黃切。

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，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，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，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，焚膏油以繼晷，恒兀兀以窮年，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，尋墜緒之荒，獨旁搜而遠紹，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於既倒，先生之於

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沉浸釀郁，含英咀華^(十二)，作為文章，具書滿家。上規姚姒^(十三)，渾々無涯，周詰殷盤^(十四)，佶屈聱牙^(十五)，春秋謹嚴^(十六)，左氏浮誇^(十七)，易奇而法^(十八)，詩正而葩^(十九)，下逮莊騷^(二十)，太史所錄^(二十一)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^(二十二)，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為，長通於方^(二十三)，左右具宜，先生之於為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，跋前疐後^(二十四)，動輒得咎。暫為御史，遂竄南夷^(二十五)，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^(二十六)。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^(二十七)，冬煖而免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，頭童齒豁^(二十八)，竟死何裨^(二十九)，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為！

〔簡注〕

〔三〕列，所講着的行列，班位。〔三六〕觀之文，謂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，即六經。〔五〕坡，翻着。百家之編，指春秋戰國時的諸子，漢書藝文志稱諸子百八十九家，舉成數來說，便稱百家。〔四〕纂，搜集，整理，鉤其玄，精深研求。〔五〕指，素也。〔六〕晷，日影。熒膏油以繼晷，便是夜以繼日之意。〔七〕兀兀，用心，勤勞貌。〔八〕觝，音底。觝排異端，拒斥非正統的學說。〔九〕直，音迕，以枯草墊補。補苴罅漏，修補殘缺之意。〔十〕張皇，出眇，闡揚其幽深微眇之處。〔十一〕墜緒，廢棄了的事業。〔十三〕紹，承繼。〔十三〕醲郁，厚味，英，華，指花。兩句意思是：文字精妙處，予以涵泳，深刻体会，領略其神情，如沉浸釀郁之酒味，咀嚼美食。〔十四〕規，學也。姚，舜姓；姒，禹姓；這裏是用以指虞夏時之書。〔十五〕周詰，指尚書中大誥、酒誥、康誥等。殷盤，指尚書中盤庚上、中、下三篇。〔十六〕佶屈聱牙，佶，其已切，聱，音教。文字艱澀，不順易。〔十七〕左氏，指左氏傳釋經，虛浮夸大。〔十八〕易變，化甚奇，而其理可以為法。〔十九〕

詩的義理甚正，而詞藻華美。(二十二)莊子，騷，離騷。(二十三)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。

(二十四)子雲，揚雄；相如，司馬相如。兩人擅文名，而文各不同，所以是「同工異曲」，樂

人同是奏樂，但曲調不同。(二十五)閔中，積蓄深厚，肆外，恣意豪放，此表達出來。(二十六)

通方，通達古聖王之道。(二十七)跋前踬後，是說進退不能自由。詩幽風狼跋：「狼跋其胡，

載震其尾」，這意思是說：老狼因為領下有懸肉（胡），往前走撞踈着這塊懸肉，後退，

又踏着自己的尾巴，以致進退都很困難。(二十八)唐德宗貞元二十九年，韓愈官監察御史，

被諫，貶為連州陽山令。陽山，縣名，屬今廣東省，所以稱「南夷」。(三十八)三年博士，

韓愈於元和元年自江陵法曹參軍召拜國子博士，二年，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，元和七年又

自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。元，閒散，治，功績。(三十九)命運合該和仇敵之人同謀共事，

以致幾次遭受失敗。(四十)童，元也，豁，落也。(四十一)竟死，猶言至死，裨，益也。

先生曰：「吁，子來前！夫大木為杗，細木為桷，櫨榱侏儒，椳闔扂楔，各得其宜，

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王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

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互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

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還天下，卒老于行；荀卿守正，大

論是弘，巡諫于張，廢死蘭陵；是二儒者，吐辭為經，舉足為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遇

於世何如也。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

修而不顯於衆；猶且月費俸錢，歲靡廩粟，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，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，踵常途

之俟，年亡，窺陳編以盜竊，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相不見斥，非其幸歟？動而得諂，名

亦隨之，投閑置散，乃分之宜；若夫商賈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庠，忘己量之所稱，指

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^三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神苓也^{三三}。

〔簡注〕

三系，音音，屋上大梁。〔三槓，椽也。〕〔三檼，音博，檼，音盧，侏儒，一作株儒；三種都是屋上短柱。〕〔三椳，音隈，門框也。〕〔三闔，音業，門限。〕〔三扉，音筆，戶牡。〕〔三楔，音屑，門兩旁木。〕〔三玉札，藥名，即地榆。〕〔三丹砂，珠砂。〕〔三赤箭，即天麻。〕〔三青芝，又名龍芝。〕〔三牛溲，牛遺，即車前。〕〔三馬勃，二菌類，生濕地及腐木上。〕〔三敗鼓皮，主治蟲毒。〕〔三登明，舉著明達之士。〕〔三紆餘為妍，委婉後進的人，比較的好些。〕〔三卓犖為傑，是說行直道者。〕〔三公都子問孟子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〕〔三孟子曰：「余豈好辯哉？余不得已也。』〕〔三車轍環行天下，而沒有能獲得使用。〕〔三荀卿遊齊，三為祭酒，齊人饒之，乃適楚，楚黃歇為相，以為蘭陵令，歇死，荀卿亦廢，著書數萬言而死，因葬蘭陵。〕〔三蘭陵，今江蘇武進。〕〔三統，系統。〕〔三六要具中，要音邀，中音。〕〔三七促々，廉謹貌。是說跟隨着一般世俗，沒有特異之處。〕〔三盜竊，沿襲之意。〕〔三陳編舊有的章編。〕〔三只是沿襲舊章而沒有創新。〕〔三十九誅，責也。〕〔三十一商，計量。〕〔三財賄，指俸祿。〕〔三亡，同無。〕〔三二班實，官品的高下，序，音界。〕〔三三代，音易，短木。〕〔三三昌陽，即葛蒲，久服可以延年。〕〔三神苓，即猪苓，主淋泄。〕

雜說二首 己

龍嘘三氣成雲，雲固弗靈於龍也。然龍乘是氣，茫洋窮乎玄間^四，薄至日月，伏光景^五，感震電，神變化，水下土^六，汩陵谷^七，雲亦靈怪矣哉！

雲，龍之所能使為靈也。若龍之靈，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，然龍弗得雲，無以神其靈矣。失其所憑依，信不可歟？異哉！其所憑依，乃其所自為也。易曰：「雲從龍。」既曰龍，雲從之矣。

〔簡註〕

〔三〕薛愈雜說原共四篇，這裏選錄二篇。〔三〕嘔，呵也。〔三〕洋洋，飛騰貌。窮，極也。〔三〕玄間，天地之間。〔三〕伏，掩蔽，景，同影。〔三〕水，浸也。〔三〕汨，音骨，漂沒。〔三〕湯乾卦語。

世有伯樂三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於槽枥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

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，食三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；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！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曰：「天下無馬！」嗚呼，其真無馬邪？其真不知馬也！

〔簡註〕

〔三〕伯樂，姓孫，名陽。一說孫陽複姓。秦穆公時人，善於相馬。〔三〕駢，並也。槽枥，養馬之所。

圻者王承福傳

圻者之技，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，其色自若者。聽其言，約而盡。問之，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為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，發人為兵，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勲三。棄之來歸，喪其土田，

手鏝衣食。餘三十年，舍於市之主人，而歸其屋食之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，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，有餘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

〔簡註〕

三巧，音鳥，巧者，泥水匠。三官勲，可以取得官職的勲勞，唐代職官制度中，本有所謂「勲官」，是酬賞戰爭中有勲勞的士卒的，如「柱國」、「護軍」之類。〔三鏝，音漫，泥水工匠，使用以塗粉牆壁的工具。手鏝，以手操持着鏝。〕屋食，屋租，當，去聲，

所值。

又曰：「粟，稼而生者也，若布與帛，必蠶績而後成者也，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。吾皆賴之；然人不可徧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，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，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。夫鏝易能可力焉，又誠有功，取其直，雖勞無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強而有功也，心難強而有智也，用力者使於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。」

〔簡註〕

三稼，種也。三理，治也。全句是說：治理我之所以求生。〔三承君之化：奉承君主的教化。〕一也，易能可力：易於學習，因而可以以力從事。〔三功，功效，勞績。〕

嘻，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！有一至者焉，又往過之，則為墟矣；有再至三至者焉，而往過之，則為墟矣。問之其鄰，或曰：「噫，刑戮也。」或曰：「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」或曰：「死而歸之官也。」吾以是觀之，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？非強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？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？特貴富難守，薄功而厚饗之

者邪？抑豐悴^三有時，一去一來，而不可常者邪？吾之心憫焉^四，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貴而悲貧賤，我豈異於人哉！

〔簡註〕

三 墟，上墟。三 悴，音萃，豐悴，感哀。三 憫，哀憐。

又曰：「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與子，皆養於我者也，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則心又勞也，一身而而二任焉，雖聖者不可能也。」

〔簡註〕

己不有之，是說不需要妻子、家庭。三 二任，是說心力兼勞。

愈始聞而惑之，又從而思之，蓋賢者也。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。然吾有譏焉，謂其自為也過多，其為人也過少，其學楊朱之道者耶？楊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，而夫人三以有為家為勞心，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，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！雖然，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三，以濟其生之欲，貪邪而亡道，以喪其身者，其亦遠矣！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，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。

〔簡註〕

三 孟子：「窮則獨善其身。」三 楊朱，戰國衛人，倡「為我」之說，是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」的。三 夫人，彼人，他。三 論語：子曰：「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，既得之，患失之。」

張中丞傳後叙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愈與吳郡張籍言，聞家中舊書，得李翰（臣）所為張巡傳，翰以文章自名，為此傳頗詳密，然尚恨有關者；不為許遠（臣）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（臣）事首尾。

遠雖材若不及巡者，閉門納巡，位本在巡上，授之柄而處其下，無所疑忌，竟與巡俱守死，成功名。城陷而虜，與巡死先後異耳，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以為巡死而遠就虜，疑畏死而辭服於賊（臣）；遠誠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地，食其所愛之肉（臣），以與賊抗而不降乎！當其圍守時，外無虍蟻子之援，所欲忠者，國與主耳，而賊語以國亡主滅（臣），遠見救援不至，而賊來益衆，必以其言為信，外無待而猶死守，人相食且盡，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，遠之不畏死亦明矣；烏有城壞其徒俱死，獨蒙恥求活，雖至愚者不忍為，嗚呼，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！

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，以此詬遠，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人之將死，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，引繩而絕之，其絕必有處，觀者見其然，從而尤之，其亦不達於理矣！

小人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！如巡遠之所成就，如此卓卓，猶不得免，其他則又何說？當二公之初守也，寧能知人之卒不救？棄城而遁遁，苟此不能守，雖避之他處何益？及其無救而且窮也，將其創殘餓羸之餘，雖欲去，必不達；二公之賢，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滋之師，敵過江淮（臣），沮遏其勢，天下之不亡，其誰之功也？當是時，棄城而圖存者，不可一二數，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，不追議此，而責二公以死守，亦見其自比於逆亂，設淫辭而助之攻也（臣）。

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（臣），屢道於兩府間，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（臣），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。

云：南霽雲子區乞救於賀蘭也，賀蘭嫌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，愛霽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，僅留之。且食與樂，延霽雲坐，霽雲慷慨語曰：「雲來時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，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！雖食，且不下咽！」因拔所佩刀斷一指，血淋漓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為雲泣下。雲和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，即馳去，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圖，矢著其上觀半箭，曰：「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，此矢所以志也！」愈貞元中過泗州，子亡，船上人猶指以相語。城陷，賊以刀脅降巡，巡不屈，即牽去，將斬之，又降霽雲，雲未應。巡呼雲曰：「南八，男兒死耳，不可為不義屈！」雲笑曰：「欲將以有為也，公有言，雲敢不死！」即不屈。

張籍曰：有于嵩者，少依於巡，及巡起事，嵩常在圍中。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，嵩時年六十餘矣，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，好學，無所不讀，籍時尚小，粗問巡遠事，不能細也。云：巡長七尺餘，鬚髯若神。嘗見嵩讀漢書，謂嵩曰：「何為久讀此？」嵩曰：「未熟也。」巡曰：「吾於書讀不過三編，終身不忘也。」因誦嵩所讀書，盡卷不錯一字。嵩驚，以為巡倘熟此卷，因亂抽他帙以試，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，巡應口誦無疑。嵩從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為文章，操紙筆立書，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，士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（戶）亦且數萬，巡因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，鬚髯輒張。及城陷，賊縛巡等數十人，坐，且將戮，巡起旋，其象見巡起，或起或泣，巡曰：「汝勿怖！死，命也。」眾泣不能仰視。巡就戮時，顏色不亂，陽如平常。遠寬厚長者，貌如其心。與巡同年生，月日後於巡，呼巡為兄。死時年四十九。

嵩貞元初死於毫泉，子區間，或傳嵩有田志毫宋間，武人奪而有之，嵩將詣州訟理，為所殺。嵩無子，張籍云。

〔蘭注〕張中丞，即張巡，鄆州南陽人。唐開元末年，擢進士第，歷官太子通事舍人，清河令，

真源令。時值安史之亂，起兵討之。與許遠協守睢陽。安祿山軍攻經年，詔拜巡御史中丞，

至兵少食盡，不屈。城陷，被執死，贈揚州大都督。〔三〕元和，唐憲宗年號，二年為公元

八〇七年。〔三〕吳郡張籍，撰《竹枝》乃為江人，吳郡張籍具郡望。籍字文昌，第進士，為秘

書郎，韓愈為國子博士，叙國子司業。〔巴〕李翰，贊皇人，第進士，遷左補闕，與巡善。

巡死節後，有人嫉其功，以為障安史軍，翰為巡立傳，上表陳明張巡功勞。〔五〕許遠，鹽

官（今浙江海寧）人，當時任睢陽太守。〔七〕雷萬春是張巡的偏將，守雍丘死。不篇後半

係叙南霽雲，此處「雷萬春」應為「南霽雲」。〔七〕張巡子去疾，於大曆中上書，言父巡

死時恨許遠誤國，因賊兵入睢陽，係破許遠守處。請追奪許遠官爵。按巡遠死時，去疾尚

幼，當係為傳聞所惑誤。〔八〕睢陽食盡，張巡殺其愛妾，許遠殺其奴，用以餉士卒。〔九〕

安祿山部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，以書招巡。有大將六人白巡：「上存亡不可知，不如降

賊。」巡責以大義，斬之。〔十〕睢陽，即今河南商丘縣。安祿山的軍隊竄入河南，須取得

睢陽才能南下江淮。當時本有主張棄城東走，張巡許遠說：「睢陽者，江淮保障，若棄

之，賊必乘勝長驅，是無江淮也。」〔十一〕新唐書張巡傳載：時議者謂巡等不應糧盡死守，

致喪多人生命。〔十二〕汴州，今河南開封，徐，徐州。韓愈初從董晉入汴，為推官；及汴軍

亂，愈東行至徐州，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。〔十三〕新唐書：「大中時，圖巡遠霽雲像於凌

烟閣，睢陽至今祠享，號凌廟云。」〔十四〕南霽雲，魏州頓丘人，初為張治部將，至睢陽與

張巡計事，遂留巡所。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，以重兵守臨淮，巡因使霽雲往淮告急。〔十六〕

貞元，唐德宗年號。泗州，唐屬河南道，故治在今安徽盱眙縣北。〔十七〕大曆，唐代宗年

號。烏江縣，唐屬淮南道和州，故城在今安徽和縣東北。（一八）臨濠，唐縣名，屬河南道宿州，今安徽宿縣西南。（一九）毫宋，唐時亳州，今安徽亳縣；宋州，今河南商丘。

祭十二郎文

年月日，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，乃能銜哀致誠，使建中_三遠具時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靈：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不省所怙_二，惟兄嫂是依_三。中年，兄歿南方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_四，既又與汝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，承先人後者，在孫惟汝，在子惟吾，兩世一身，形單影隻。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：「韓氏兩世，惟此而已！」汝時猶小，當不復記憶，吾時雖能記憶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
吾年十九，始來京城。其後四年而歸視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陽省墳墓，遇汝從嫂喪來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_五于汴州，汝來省吾；止一歲，請歸取其孥_六。明年，丞相薨_七，吾去汴州，汝不果來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_八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罷去_九，汝又不果來。吾念汝從于東，東亦客也，不可以久，圖久遠者，莫如西歸，將成家而致汝，嗚呼！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！吾與汝俱少年，以為雖暫相別，終當久相與處，故捨汝而旅食京師，以求斗斛之祿；誠知其如此，雖萬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！

去年，孟東野往，吾書與汝曰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々，而髮蒼々，而齒牙動搖。」念諸父與兄，皆康彊而早世，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？吾不可去，汝不肯來，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；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，彊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嗚呼！其信然邪？其夢邪？其傳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？汝之純明，而不克蒙其澤乎？少者彊者而夭歿，長者衰者而存全